



三角地带

□ 孙万章

在市中心繁华地带，两条宽阔的马路把一条商业街劈成南北中三段。我脚下的位置在中段南口，西邻理工大学酒店。酒店大门与商业街倾斜，状如三角；另一侧可能是为了对称、美观，也可能有意而为之，也呈三角状。两个三角合二为一与商业街相连，拼成了喇叭口状，形成了一块较为宽阔的三角地带。

这座酒店多年前我来过，由于时间短，没有留意街道的繁华。这次不然，我要在酒店留宿两晚，这给了我足够观察这个三角地带的时间。

晚饭是在酒店和老文友一起吃的。文友多日未见，难免会喝上两杯，交流心得，疏通感情，心旷神怡。酒足饭毕，回房间休息尚早，于是想起紧邻的商业街，便走出酒店到街上散步。

刚推开酒店大门，撞入眼帘的三角地带乌压压坐满了人，与白天空旷的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。傍晚，步行街的人流似乎从街道里被吹出来，在三角地带聚集。

我绕过三角地带，朝步行街里边走去。半数店铺已经打烊，仍在营业的店铺透出零星灯光，路上行人寥寥无几，与白天热闹的景象迥异。于是不再向前，摇头返回，唯有入口处的三角地带热闹不

已，似乎达到沸点。

我驻足三角地带的中心，仔细观察两侧摊点。东侧的摊点多以半成品油炸为主，人较少；西侧的多以烧烤为主，烤鱿鱼、肉串、生蚝等，各类小吃应有尽有，人多，且满座。

于是我在东侧找了一个空位坐下，告诉老板能否要点对面的烧烤，老板面带囧相，很难为情。几分钟后，西侧一对情侣起身离去，于是我快走两步，这个座位就成了我的专属了，随即招呼老板烤些肉串，来瓶啤酒。

此处的摊主，多以流动摆摊为主，白天摊主在各自的固定点叫卖，傍晚在此处集聚。有的白天生意不好，干脆白天歇业，只等晚上这一把了。

淄博烧烤火了以后，我所在的临淄也迎来了大量外地食客，其中最有名、规模最大的当属临淄大院了。几百张桌子顺序摆放，场面盛大。华灯初上，上千人在一起就餐，有说有笑，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，一派盛世繁华。好客山东，热情淄博，物美价廉，肉香四溢，天南海北的朋友频频为淄博烧烤点赞。

繁华过后，烧烤趋于平静，摊主也恢复了往日的营生，一切返璞归真。

若要说哪里烧烤味道好，我觉得还要数临淄金岭烧烤。金岭牛羊肉地道纯

正，距我工作的地方不足2公里。精通经商之道的金岭人，在厂区周边陆续开起了无数家餐馆，多以烧烤、清真菜为主。下班之后，我会约上三五同事，露天小桌围坐，烧烤一上，啤酒一喝，再上几道清真小菜，真是逍遥自在。工作35年来，我不知吃过多少次金岭烧烤，每次吃味蕾洞开，烦恼抛到九霄云外。

在我沉思之时，老板招呼一声，烧烤已经上桌。吃一串肉串，喝一杯啤酒，繁星做伴，幸福至极。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此情此景，当年李白也不过如此吧！

酒、诗、歌，似乎有不解之缘。路边一名瘦弱的男子拖着音响开始在人群中游走，邀请食客点歌。你唱罢来我登场，歌声此起彼伏，在空中回荡。一瓶啤酒下肚，我也借着酒力吼上一嗓子，迎来一阵稀疏的掌声。

不多时，肉串精光，兴致不减，于是我再次招呼老板烤上几串，再来瓶啤酒。“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”此时，歌唱的好孬已经没人在意，只剩下一



份心情了。

一拨食客走了又来一拨，人流逐渐稀少，我也该回房间休息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走出酒店，路面干净如新，似乎昨晚此处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。我跑过步行街，穿过公园，回到三角地带。

昨晚的摊主今晚在此处又将再次聚集，食客可能不同，人群永远相似。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轨迹不同，聚散离合，是自然规律，该有的模样。几年以后，隔壁大学的毕业生，在某个时间还会想起这条步行街，也可能带着自己的爱人或者朋友，重回三角地带，寻找往日的人间美味，回忆美好青春。

我后天也要离开这里，可能在某个时刻或者某种机缘，也会再来，感受三角地带的温度，与星斗做伴，与烧烤为伍，这不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吗？

走进故乡的冬天

□ 汪亭

山村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缓缓走到老屋旁，用力推开笨重的木门。“嘎吱”一声，惊醒了还打着鼾的父亲。父亲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

院子拐角的鸡舍里，几只老母鸡正窃窃私语。母亲不紧不慢地走过去，推开鸡舍的门板，从粮袋里用葫芦瓢舀了满满一瓢麦麸，倒进装着细碎菜叶的盆里，搅拌均匀，撒到院子中央。顷刻，沉静了一夜的小院，就这样被鸡叫声给吵醒了。

父亲在小小的院子里栽了两棵树，一棵是四季青，一棵是泡桐。青黄相间的叶儿落满屋顶、窗台、鸡舍、石磨。

屋后是个菜园子，是母亲自己开垦的。大棵大棵的青菜翠绿的菜叶上还有露水滚动，好不欢快。母亲踩着石板，挎着簸箕，蹲到地里，一手一棵利索地把它们连根拔起……

炊烟跟着太阳一同升起。熹微的晨光下，母亲用一把麦草温暖了冰冷的锅灶。白米粥在铁锅里尽情地翻腾舞蹈。往灶中塞了一根劈开的木桩后，母亲起身赶到门前的小溪边。

溪水“哗啦啦”流淌，母亲挽起袖子开始洗菜，她骨瘦如柴的手，在浸入冷水后变得既红又胖。

父亲坐在屋檐下，端着一碗粥，“嘎嘣嘎嘣”地嚼着萝卜干。此时，太阳已经爬上窗台。屋檐墙壁上，几串红辣椒、白茄子笑得龇牙咧嘴。

早晨的时光，一溜烟工夫就过去了。母亲终于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，被溪水浸泡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，两根细细的筷子硬是拿不稳。

“后山地里的山芋要刨出来了。”父亲靠着门框，一边摆弄农具，一边小声嘀咕。坐在灶旁的母亲听到后，咬了几大口馒头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喝下米粥，开始收拾灶台上的碗筷。

山芋种得不多，一亩不到的地。母亲一垄，父亲一垄，他们各自低头弯腰，小心翼翼地刨着土。不一会儿，沾着泥土的山芋，似一个个胖乎乎的娃娃，一堆堆或坐或躺在地沟里。

初冬的夜色渐渐弥漫村庄。在回家的羊肠小道上，父母亲一人一担山芋，走向灯火依稀的农家。

冬日酸菜香

□ 张晓杰

入冬以后，我家餐桌上主角慢慢换成了酸菜。今晚，母亲喊我们回去吃饭。进家门时，饺子已经摆在桌上。屋里弥漫着酸菜那特有的香气，令人胃口大开。

每到冬天，母亲都会腌酸菜。母亲对酸菜有自己的执着，白菜一定要用她自己种的。

一进二伏天，母亲就忙碌起来，将发黄的黄瓜和豆角秧从菜地里拔出来，用铁锹把地翻一遍，翻完以后，将白菜籽撒进垄沟，在上面薄薄地盖一层土。

几天后，白菜嫩嫩的小芽就冒了出来，慢慢长满整条垄沟。入秋后，眼见着白菜一天天长大，连成了绿油油一片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嫩绿色的白菜心慢慢地探出头来。霜降过后，大白菜就可以收了。

母亲挑一个晴朗的午后，带上我和小妹去砍白菜。那是个力气活，左手挽住白菜按倒，举起右手的菜刀向白菜根砍去，听到轻轻的一声脆响，一棵大白菜就砍好了。

白菜刚收回来是不好吃的，母亲把它们摆在月台上晾晒，大概一周以后，母亲开始

收拾这些白菜。

腌酸菜虽然工序简单，但操作起来是一个很紧张的活儿。母亲提前将酸菜缸洗干净，摆在月台上晾干。烧一大锅热水，父亲将事先挑出来的菜搬到厨房，将白菜一棵棵地放到热水里烫。烫个一分钟左右，白菜帮的外皮有些发软时，赶紧捞出来，扔进旁边盛满凉水的小缸里降温。我负责把白菜洗干净。洗好后母亲将它们捞到桶里，捞的时候擦一擦，尽量控干水分。

母亲把白菜一棵棵往大缸里摆，白菜根部朝外，叶子朝里，边摆边按，一层层擦起

来，擦满时，从上往下看，竟有些花朵的感觉。摆好后，母亲将青石板压在叶子上。等菜彻底凉透，母亲加满水，就算大功告成，静等着吃酸菜了。

一个月以后，酸菜开始走上餐桌。酸菜炖土豆、炖粉条、炖豆腐……在母亲的思维里，酸菜能炖万物。那时候肉是稀罕物，母亲买回板油，炼成油渣，每次炖酸菜时会多放一勺猪油，再放上一把油渣，锅一开，满院子飘的都是酸溜溜的香味。

今晚这酸菜饺子的味道还是记忆中那独有的酸香，让我忍不住深呼吸，静静微笑。

炊烟

□ 仇绪芳

时令接近小雪，小雪果真来了。今天夜间，白雪覆盖了莽野山川，冷风吹着口哨在树梢上跳舞，冬青躲在路边瑟瑟发抖。寒潮来了。

在这偏远的小山村，有壁挂炉的人们开启了暖气取暖。没有壁挂炉的人们生着了炉子，房顶上炊烟袅袅。

炊烟，并不是古老的记忆，它是现实的淳朴的存在，是人间的烟火、生活的气息、香醇的味道和熟悉的景致。

许多人进了城，忘记了柴火灶，忘记了缕缕炊烟。即便在农村，炊烟也很少见了。记得小时候，农村人用柴

草做饭、摊煎饼，用煤炭生炉子取暖。炊烟氤氲着整个村庄。夏天，绿色的田野，清清的河水，炊烟在晚风和西天的晚霞陪伴下，翩翩起舞。冬日，白雪茫茫，冷风呼啸，陌野空廓，远处的村林中炊烟袅袅，构成一幅清纯、恬静、古朴的风景画。

记忆中并不总是这么清幽、诗意，一丝淡淡的苦涩一直萦绕在心头。听老人们说，以前冬天人们没有钱买煤炭，大冷的时候，就囤上一堆柴草，用浓浓的烟雾驱赶屋中的寒气。上世纪50年代，每年秋后，父亲就到罗村一带用小毛驴驮来百十斤煤炭，留到春

节前后才生着炉子。隆冬时节，滴水成冰。炉子生在奶奶炕前，父母的房间是不生炉子的。下雪的时候，我和弟弟们就在奶奶的炕上闹着玩。炕上铺着厚厚的野草，夜间仍然寒气砭骨，被子上再盖上棉裤和棉袄，大人孩子一个被窝蹬腿取暖。到上世纪60年代，我家每年用胶轮车子推一车煤，用细碎的煤炭末子掺上红土和了来烧。

生活一步步改善。上世纪90年代，许多人家安上了土暖气。记得那时的冬日，在旺旺的炉火边烤上几块地瓜，沏上一壶香茶，读小说，读诗词，读唐宋散文和《聊斋志

异》……就像柳毅敲开了通往龙宫的大门。那时，炊烟是农民温饱的象征，是希望，是温馨。

近年来，我们金山镇有计划地推广气代煤。前年，我安上了壁挂炉，用天然气取暖做饭，不再炊烟袅袅。室温高了，房内也干净了。过去烧煤，晚上要封炉子，到后半夜室温降得很低，盖两床被子才行，现在盖一床被子就很暖和。在书斋读书，温暖如春，无比惬意，真是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？数点梅花天地心”。

我知道，炊烟终将会从生活中消失。没有了炊烟起落，它也将成为一份怀念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